

寫意空間

金東方



1



2



牡丹亭

金東方

4



金東方



5



7



水鏡

金東方



明窗

寫意空間



本書所表達之意見或觀點及其所有內容，均未經香港藝術發展局作技術性認可或證明確實無誤，亦不一定代表香港藝術發展局之立場。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香港藝術發展局

本書獲得香港藝術發展局資助

寫意空間

作 者：金東方

責任編輯：林 起

封面設計：金東方

出 版：明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發 行：明報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柴灣嘉業街 18 號

明報工業中心 A 座 15 樓

電話：2595 3215 傳真：2898 2646

網址：<http://www.mingpao.com/mpp/>

電子郵箱：mpp@mingpao.com

新加坡總代理

——商務印書館新加坡分館

版 次：二〇〇一年八月初版

I S B N：962-973-600-4

承 印：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1. 掛畫 (水墨京劇) 40cmx68cm 1993 年
2. 廣西蘆笙舞 (套色本刻) 21cmx26cm 1960 年
3. 玉堂春與王金龍 (水墨京劇) 33cmx67cm 1991 年
4. 牡丹亭 (水墨昆曲) 50cmx95cm 1993 年
5. 蘇三起舞 (水墨京劇) 68cmx48cm 1991 年
6. 火燒裴元慶 (水墨京劇) 69cmx44cm 1993 年
7. 蘆花蕩 (水墨京劇) 67cmx34cm 1991 年

8. 回 (水墨古字畫)	66cmx64cm	2000 年
9. 農 (水墨古字畫)	69cmx67cm	2000 年
10. 為 (水墨古字畫)	68cmx135cm	2000 年
11. 外 (水墨古字畫)	65cmx68cm	2000 年
12. 年 (水墨古字畫)	67cmx68cm	2000 年
13. 天 (水墨古字畫)	22cmx48cm	2000 年
14. 雲 (水墨古字畫)	68cmx57cm	2000 年

自序

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在其作品《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裏寫道：

「只要心裏有觀眾，便是活在謊言中。」

（Keeping a public in mind, means living in lies.）

是否言重了？作為創作人，我也思考過這個問題，結論是媚俗要不得。無論寫作或畫畫，下筆時想着讀者或觀眾，就不可能誠懇。

本書是跨千禧十二年間發表在香港報刊的文章選輯而成。不論寫得好與壞，我心只有真與誠。

獻給您。

金東方

二〇〇一年七月

final 440/15

目 錄

目 錄

序

i

第一輯 雪泥鴻爪

說說我自己	2
我愛寫歷史小說	7
從年畫「空城計」說起	12
年畫的起源、製作與賞析	18
畫餅記	24
第一個畫展在常州舉行	29
去德國開畫展	34
公私人情債難還	42

第二輯 談戲論藝

看畫展	46
聽歌	50
京劇是宮廷藝術	54
周信芳誕辰百周年紀念	59
四幅油畫肖像	63
爲什麼畫人體？	67

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大會	71
一國百姓，情何以堪？	76
他的內心世界	79
電視劇「三國演義」	82
填得滿滿的	93
台灣行	95
政權不等於國家	102
武則天	104
從「扭計宰相」說起	108
中國護照	112

第三輯 齊魯青未了

揮毫的背後	118
台兒莊大戰紀念館	120
登泰山而小天下	124
走馬觀花看齊魯	127
阿魯殺人之謎	130
官民對話錄	132
大陸的司機	135
路面有個大黑洞	138
助人為快樂之本	139
盲人生涯	146
鄰居	151

第四輯 敦煌行及其他

敦煌行	156
麥積山，古代藝術寶庫	164
語言和寫作	170
滇上知音	174
恐龍的家鄉	178
董夫人與江夫人	181
掠過愛丁堡	183
夜半急症記	187
論睡眠	188
梵高，燃燒的靈魂	197
笑面冷對千夫指	208
生老病死論	211
似是而非	222
擁抱歷史	228
買樓記	233
足爲外人道——畫家四苦	239
不真，不善，不忍	251
《不真，不善，不忍》續篇	259
我看新聞	266
金東方簡歷	270

第一輯
雪泥鴻爪

說說我自己

「香港作家聯會」要求會員限字數寫一篇自我介紹，逐一刊登於會刊《香港作家》。以下便是我的。

我的人生路上各個不同階段，可以用生活了幾年以至卅多年的不同城市作分界，因此本文以地名分章。

常州

父親是江蘇常州小商人，獨資經營梳篦店和合資印刷廠；五名子女，我第四。幼時活躍調皮讀書不成器。小學馬馬虎虎，到中學性格和愛好形成，胸無大志，隨心所欲。每日只是畫畫、彈琴、讀小說；功課、前途一概置之度外。經常弄些聲響道別，佯作出門上學狀，旋踵躡足上樓回房（幸虧每人一間房）看小說、畫畫，等數理課完畢，才到校虛應故事，（甚至逃課一整天），因此開除或變相開除稀鬆平常，六年中學換了五家學校，卻也不曾留級耽誤，高中算是畢了業。

別人準備考大學了，方知多年蹉跎害了自己，父母未曾逼我考大學，壓力來自本身，不升學怎麼行？決定投考全國首屈一指的名校「浙江美術學院」。

父親說做畫家一世窮，不同意。衣食無憂的女孩哪兒懂得窮？爲達目的心生一計：

懇請整天唸佛的祖母做模特兒，分三天共畫六小時。等父親來了朋友，出示祖母的肖像畫，技驚四座，衆口一詞：

「逼真到和照相沒有分別，不要埋沒天才，讓她去投考美

院。」

十八歲離開常州（除了年少時放假回家小住）幾十年未曾回鄉，現在我不會說常州話了，但這並不妨礙我愛家鄉。幾十年之後，決定第一個畫展在常州開。

杭州

早知「浙江美院」（現在的「中國美術學院」）難考，提前個多月到校惡補。月下對着西湖流下眼淚：

「考不取，跳下去！」

我被中學的數理化折磨摧殘了六年整，卻能夠名列前茅進了美院。如同脫胎換骨，不要性命地用功，進步神速，得老師們寵，最寵我的二位教授是林風眠和關良大師。

規定上午素描，下午理論或政治學習或勞動，我天天下午潛進教室去畫。校黨委下令鎖門，我的對策是中午鎖門之前搶先去「關窗」，暗中留一扇不插銷；飯後同學們午睡，我急奔教室，跳窗進去獨自畫到天黑，週末假期更是如此。杭州有些什麼名勝風景？在哪兒？完全不知道。

年前，名畫家周昌谷病逝，去世前曾在北京養病。我差了姪兒代我去探病，之後姪兒來信。

周教授說：「當年你姑姑和我同級不同班；但她是千金小姐，一下課就出去玩，從來不見人影兒。」

我連忙去信澄清，他回信道：「多巧！我也是每天跳窗畫到天黑的。全校恐怕只你我二人了。」

上海

我進了「上海美術館」工作，工餘繼續我的學業：跟張石園先生學山水，跟何鳳儀先生學花卉；畫了創作就去請林風眠和關良先

生討教。此外跟比利時婦學法語三年，直到她回國，我轉而跟英婦學英語又三年。親眼看了不少常州難見的名角好戲，如梅蘭芳、程硯秋、張君秋、馬連良、周信芳、俞振飛……等等，那是我兒時愛好戲曲的延續。

南寧

「大鳴大放」時期，我說了句公道話，反右時，被貶去「廣西藝術學院」教油畫和素描。甫卸行裝就獲悉全院教師幾乎都來自京滬大城市（本地的不到一成），不外運動中說了錯話。「右派」也有。不久師生給趕去中越邊境深山裏煉鋼，那裏盛產鐵礦石。

全國全民大煉鋼鐵慘敗，接下來是三年大饑荒。師生餓到浮腫，學院停課。

有次爲了某項任務，一批教師調了去專供外賓居停的酒店住四天。有位波蘭工程師（其旁有翻譯的）見了我竟跑來用英語和我攀談，說的是波蘭能製造優質汽車。我說我國也有汽車廠，出品也很精良；僅此而已，翻譯也聽清楚的。不料大禍臨頭，回校門了我四天！是那個翻譯揭發我直接與外國人交談，罪大惡極。

全民社教運動，我有無數條罪狀，其一是每次下鄉，懷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到處用心記錄少數民族服飾，畫成一冊（廣西有八十多種少數民族，男女服飾多姿彩）結果畫冊被充公！

另一條罪狀是暑假（搞運動只得二星期假）我竟搭飛機去北京探親！十足典型資產階級小姐，罪大惡極！……其餘「罪狀」罄竹難書。當時我正懷孕呢，幾乎自殺。

我是和本院舞蹈系一位留英華僑教師結婚的，婚後兩年申請到港，批准了。

香港

一到香港，丈夫立刻暴露出是個不可救藥的賭徒，苦撐了三年終於離婚。獨立撫養兩個三歲和六歲的孩子，焦頭爛額不能形容。朋友見了我發表在《美術家》和《明報月刊》封面封底的畫作，鼓勵我：

「應當先開畫展，打開局面。」

然而開畫展談何容易？必須半年時間專心創作，這半年誰養我一家三口？外加場租宣傳和裝裱開支呢？我連房租也拖欠的。

一個洋婦組織的「婦解會」需要女畫家義務宣傳，有位洋婦拉我參加。那晚我正當眾畫着，一位洋婦 Helga Burger 趨近來要我的電話號碼。幾天後她來電說：

「『香港藝術中心』需要懂藝術的人，工資很低。」這對我來說是天大的喜訊，況且工作機構對了口徑。

「你會寫文章麼？」最後她問。

我自己也不知道啊，只得技巧地回答：

「我喜歡寫文章。」她若發現我不會寫，也算不得撒謊。

「有心栽花（畫）花不開，無心插柳（作文）柳成蔭」。年少時日夜看小說八年整，及後刻苦學來的藝術修養，如今要寫藝評或特寫尚能應付。後來又發展到寫雜文、小說、劇本。我無意之間走上了寫作之途，爲了生活，棄畫從文。

常有朋友問：「放棄畫畫多可惜！寫作之餘也可以兼畫畫呀。」

如果視爲消遣，再多幾樣也無妨，但若視爲創作，二者都要求高度集中，我辦不到。然而讓我告訴你十七年來的午夜夢迴：

「我必須日夜不停地寫、寫、寫。等孩子們能自立不再要我負

擔了，我便可以專心畫畫了。」

我定了一個特別的日子重新拿起畫筆，便是明年（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

一九九〇年

我愛寫歷史小說

人總喜歡尋根究底，這「根」和「底」就是歷史；所以我喜歡歷史，喜歡寫歷史小說。歷史是人創造的，講歷史就是講人。因此，司馬遷率先採用「紀傳體」寫《史記》；至於陳壽的《三國誌》，則以「紀傳體」為主，輔以「編年體」，雖然用「紀傳體」，歷史事迹不免會重複甚至矛盾。

史學家懷着偉大的抱負將主要的、影響後世的人物和事迹記錄下來，態度嚴謹；但是寫歷史小說的人沒有這樣偉大的抱負，至少我没有。我只是滿足好奇和尋求樂趣。

我認為歷史小說和現實小說的寫法，技巧上沒什麼分別，只是前者難度高得多，必須認真研究和尊重歷史。

歷史小說家姚雪垠先生年前訪港時說過：寫歷史小說，「創作」和「史實」應當三七開。他指的也許是《李自成》吧？三七開挺合適，但不能一概而論，得要看內容。年代悠久事迹渺遠的，恐怕達不到三與七的比例，五五甚至七三也可能。我是從自己所寫的長、中、短各篇歷史小說掂過分量之後得出來的結論。

在我看來，一段歷史等於一幢房屋，寫歷史小說好比修建或完成一幢房屋。一段渺遠的歷史，仿如荒原上只得廢墟下的地基；年代稍近，地基上還保留着柱、脊、椽；再近些，連山牆甚至門、窗也有了。如果豐富到樣樣齊備，那就裝修內部好啦，貼牆紙、油門窗、置傢具等等，也挺有意思。材料貧乏也有貧乏的樂趣；比如不幸只得地基，那麼立柱、架樑得用些力氣，但予人滿足感也強啊！



作者把歷史小說
《逐鹿記》贈給全
國政協主席李瑞環

歷史小說家多半研究和熟悉某一個朝代，專門寫那個朝代，漸漸成為那個朝代的專家。我寫歷史小說可沒那麼大志氣；我不作承諾，不負使命；我只顧享受、過癮。所以我隨便瀏覽史書，一段史實、一件公案甚至一個人物引起我的興趣，我就去找有關的史料來研究。資料搜集足夠了，就動手寫。因此我是東寫一朝，西寫一代（其中的一件事、一個人或一段史）但凡寫了，對那一段歷史就了解多些，自己覺得快樂。

現試把我寫的各個長、中、短篇歷史小說或劇本略為敘述（依史實年代為序）如下：

《復仇記》是寫春秋時代鑄劍名匠干將與莫邪之子赤，打算用亡父留下的雄劍，行刺殺父仇人楚王，卻在犧牲自己之後交由另一